

有阴晴圆缺
有悲欢离合
记生活百味
看人间烟火

欢迎您的来稿

投稿邮箱：
wanbaofukan@163.com
请在主题中标注“生活札记”。



潍坊晚报

2024年9月11日 星期三

值班主任：陈晨

编辑：石风华

美编：许茗蕾

校对：王明才

那年中秋

□肖刚

我焦躁地盯着通往村口的那条大道。道路上铺了一层朦胧的月光，更显得空空荡荡。父亲的身影一直没有出现。

一轮染了黄晕的圆月悬在黑黢黢的东山顶上。四下里静悄悄的。偶有隐约的酒菜香和人们喧闹的声音从村子里飘出来。

我转过身，满心失落地往回走，这已是我第三次跑来村口了。之前，大哥来过两趟，大姐也来过一趟。

我们称中秋节为八月十五，过八月十五在我们那里是一年中的大事，不管多忙，一家人都得团圆到一起。

下午的日头还未落山，母亲就开始忙活了。她先是把春天里养的那只大公鸡拎在手里，另一手举着菜刀，大公鸡在明晃晃的刀光里嘶叫，拉开了中秋晚宴的序幕。母亲没有杀过鸡，有些手足无措，大哥是见过父亲杀鸡的，他在一旁喊：“把头别过去。”母亲慌忙别过头，大哥着急地又喊：“是让你把鸡的头别过去！”大哥那时上小学六年级，自认为很勇敢，上前抢过母亲手里的菜刀，母亲如释重负地闪到一旁，那公鸡的嘶叫声终于在大哥的手起刀落下戛然而止了。

月亮挂在天上，好似一动也不动，但若细心去瞧，却又看到它分明是从东厢房的屋顶慢慢地爬上了院中那棵老槐的树梢。母亲在做最后一道菜，我咽着口水，忍不住又一次问：“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母亲含混地笑笑：“饿了吗？再等等。”

父亲那时在潍县教学，离家五十多里路，只有周末才回来。他骑着那辆破旧的大金鹿自行车，走一趟得花两个多小时。那车子虽破旧，但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能拥有这么一辆自行车也是一件让人羡慕的事。

母亲炒完菜，望了望厨房外的月光，蹙了蹙眉。大哥说，我再去看看，跑了出去。过了好长时间，大哥才默默地回来，他望着桌上摆好的碗筷，没有说话。

我坐在院子中间的饭桌旁，瞅瞅桌上的饭菜，又望望天上的月亮，先前的焦躁竟有些麻木了。大姐没耐住性子，她站起身又一次向外走去，我赶忙跟在她身后，出了院门，一扭头，见大哥也跟了出来。我们仨来到村口，村子好像完全安静了下来，不知是谁的肚子咕噜咕噜地响了几声，我们没有像以往那样相互取笑，谁也没有说话，只是满怀希望地望着远方，直到身后响起母亲的声音。

母亲把我们带回家。“不等了。”她望了望挂在堂屋的挂钟，时针已经指到了十点钟。我们坐到饭桌旁，面对一桌子平常难以吃到的丰盛菜肴，心中却充满失落，还有一丝隐隐的不安。母亲又去了厨房，好久才抱着一擦碗筷走出来，大姐狐疑地看着她：“不是都分好了吗？”“哦哦。”母亲咕啾了一声，又把碗筷抱了回去。

母亲终于坐下来，“吃吧。”她望了望桌上有些凉了的饭菜，露出一丝歉意。我们举起筷子，忽听院门“吱扭”一声响，月光从外面涌了进来。我怔了怔，忽然站起来，激动地飞奔过去，是父亲，父亲回来了！

父亲很快就坐到了饭桌旁，他大声地笑着说，我们的情绪像蘸了油的火把被他点燃了。我们从没有那么开心地吃过饭，就连母亲的笑声也比平常响亮了许多。那一晚，我们把饭吃到了深夜，也因此看到了更美的月亮，那月亮是那么圆、那么亮！

多年之后，我才从母亲口中得知，那一晚，父亲只骑了一小半路，自行车就断了链条，他因为着急，还摔了一个跟头，腿都肿了。掂量着两头的路程，因为第二天还要上课，父亲一度想返回学校，但最后还是咬着牙走了回来。他陪我们度过了一个快乐的中秋，翌日一早，便匆匆忙忙地赶回了学校。

那晚的事和那一轮圆月永远地珍藏在了我的记忆里。

月饼永远是圆的

□王国梁

我的姑姑去世较早，姑父一个人带着表弟表妹，又当爹又当妈，很是辛苦。

那年，又快到中秋节了。父亲准备好月饼，让我给姑父送去。我那时刚参加工作，特别忙，再加上姑姑不在了，姑父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所以很不想去。父亲看出我的心思，说：“虽然你姑不在了，但姑父还是你的长辈。别的不说，就凭他一心一意拉扯孩子们过日子，这点就值得尊敬。以后呢，过年过节都要去看望你姑父，亲人之间，要多走动。”听了父亲的一番话，我拿起月饼去姑父家走亲戚了。

几年后，姑父家的表弟表妹长大成人，都参加了工作，他们每年都要来看望父亲。中秋节他们给父亲买各式各样的月饼，让父亲尝个新鲜。他们“大舅，大舅”地叫着，父亲笑得特别开心，屋子里弥漫了欢乐的气氛。我看得出来，父亲特别享受这种亲情之乐。姑姑虽然不在了，但她的儿女延续着一份亲情。有这份亲情在，父亲就觉得姑姑从未离开。

姑姑是父亲唯一的妹妹，从小被父亲宠着。如今这份爱依旧没有断，亲情的最高境界或许就是这样，一代又一代，血浓于水的情意永不消失。

我的叔叔跟随小姨在外地落户，大概是他们的小日子过得太过滋润，竟然乐不思蜀。叔叔结婚后很少回来，祖父去世，他回来就更少了。说是在外地，回来一趟其实也不难，倒两趟车即可。可叔叔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跟老家人很少联系。父亲总是念叨：“老五这小子从小心就野，不喜欢在家待着。现在好了，离家远了，把家忘得一干二净。不行，他性子太直，在外面混事，没人提醒着点可不行……”父亲是家中长子，每一个弟妹他都操心。母亲早已熟知父亲的脾气，便对我说：“你叔叔最爱吃我打的月饼，赶明我多打点月饼，你给你叔叔送去！”

那年中秋前夕，我提着满满一兜月饼，倒了两趟车，去看叔叔。叔叔见到母亲亲自打的月饼，眼泪差点出来了，他感叹道：“我做得不好，让你爸妈担心了！整天忙东忙西的，不知道忙了啥。其实，再忙也不能忘了家啊！”那年中秋节，叔叔携家带口回乡，一家人团聚，父亲开心极了。

人年岁越大，越顾念亲情。父亲平日里总爱念叨亲人们的事，哪个表弟工作了，哪个堂妹结婚了。说起这些事，父亲特别有兴致。这几年生活条件变好，家家都有了汽车，团聚起来更方便。去年中秋节，我在大家庭群里发出号召，让亲人们都回来，一起过个中秋节，亲人们纷纷赞同。那次是大家庭聚得最齐的一次。

聚会时，父亲感慨万千。他说：“我小时候，家里特别穷，中秋节兄妹们分吃一块月饼。可是不管怎么吃，月饼凑在一起都是圆的。你们得记住，月饼永远都是圆的，一家人永远都是最亲的！”父亲说这话时，大家鸦雀无声，全都在用心听。我看到表妹的眼中闪着泪光。我的心里，温暖的情愫也在流淌。

今年的中秋节又要到了，堂弟在微信群组织聚会。我积极响应：“支持！月饼永远都是圆的！”

今夜月明人尽望

□赵小涵

当院子里的银杏树叶在秋风中镶上金边，当田野里的高粱在秋风里染上红晕，当大豆玉米即将收获，中秋节也就近了。

在秋虫此起彼伏的鸣唱中，一轮明月从树梢间缓缓升起，由弯月向着满月变换，月色也格外明亮起来。对着一轮明月，各种思绪随着清爽的秋风蔓延而来。关于生命，关于成长，关于死亡，关于漂泊与远方，关于奋斗与梦想……

我最难忘的中秋节还是小时候的。父亲弟兄五个，每逢中秋节，大家都会齐聚，经常是每家做几个菜端到奶奶家，在院子里摆一大桌一起吃。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期待最美好的一刻，奶奶把大月饼切成小块，每人一块。大人们不舍得吃，又分给我们。我那时还不懂赏月，看到月饼盒上的嫦娥长舒衣袖，就觉得很好。

再到后来，堂弟堂妹们都结婚生子，桌子坐不下一大家子人，便各自在家过节了。三叔、四叔离得远，五叔突发心梗去世得早，奶奶轮流在大伯和我家过中秋。每个中秋节我们都带着孩子回去，城里的月光把爹照亮，但故乡的月亮最亲、最亮。

今年中秋节，女儿升入大学，学校军训不放假。我不记得自己十八岁的中秋节是怎么过的，女儿第一次在外地过中秋节，这应该是她最难忘的了。

中秋月明人尽望，无尽相思落千家。奶奶已故去多年，我们再也回不到小时候一大家子人围坐一席过中秋节、分月饼的时光了。离开的不仅是奶奶，还有渐渐渐远的岁月。

十几年前我和母亲去南方玩，路过南京，母亲给家住那里的三姥姥打了个电话顺便去看看她。三姥姥那时已七十多岁，笑容满面，说着苏州口音的普通话。我小时候在三姥姥家见过三姥爷和三姥姥的结婚照，三姥爷俊朗帅气，三姥姥戴着金丝眼镜，温婉秀气。我从三姥姥的笑容里还能看到她年轻时的模样。

三姥爷17岁就参军，参加过抗美援朝。抗战胜利后经人介绍认识了家是苏州的三姥姥，于是申请转业去了南京。只可惜，三姥爷刚退休就突发脑溢血离世了。

后来，我答应陪母亲再去南京看看三姥姥，奈何各种原因没有成行，三姥姥去年去世了，带着对北方老家的思念走了。

季羡林在《月是故乡明》中说，我现在已经年近耄耋。住的朗润园是燕园胜地。此地有山，有水，有树，有竹，有花，有鸟，每逢望月，一轮当空。月光闪耀于碧波之上，上下空蒙，一碧万顷，而且荷香远溢，宿鸟幽鸣，真不能不说是赏月胜地。

然而，每值这样的良辰美景，我想到的却仍是故乡苇坑里那个平凡的小月亮。流光如水，时不再来。

每逢月圆时节，我就会想起故乡的那轮明月。